



燃灯塔

燃灯塔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始建于南北朝北周宇文时期，距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该塔为八角十三级密檐式实心砖塔，高约56米，是北京地区最高最大的塔。须弥座双束腰，每面均有精美的砖雕。塔身正南券洞内供奉燃灯佛，故名燃灯塔。其余三正面设假门，四斜面雕假窗。整座塔上共悬风铃2224枚，雕凿佛像415尊。塔刹为八角形须弥座，上承仰莲，再上为相轮、仰月、宝珠。此塔距运河数百米，然而倒影垂映河中，为世人称奇，故乾隆有“郡城塔景落波尖”诗句。

“无恙蒲帆新雨后，一枝塔影认通州”，古塔屹立千年，成为京杭大运河北端之胜景，通州古城之象征。它与临清舍利宝塔、杭州六合塔、扬州文峰塔并称“运河四大名塔”。

八里桥

八里桥，原名永通桥，始建于明正德十一年（公元1446年），横跨通惠河上，因距离通州八里而得名。八里桥与卢沟桥齐名，是北京三大古桥之一，也是昔日通州八景之一“长桥映月”所在地。桥面两侧有32副石栏板，板面上的雕刻粗犷有力。栏板上有望柱33对，每个望柱上雕有石狮，形态各异，栩栩如生。

八里桥长30米，宽16米，为石砌三孔拱券形，中间有一个大跨度的桥拱，两边各有一个小型的桥拱。这种构造是专为漕运的需要而设计。通惠河运粮船多为帆船，将中孔建造得高耸，便于漕船直出直入，因此有“八里桥下不落桅”之说。

玉河庵

玉河庵坐落在东不压桥桥头，专为祭祀玉河而建。玉河是北京皇城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挖掘出的明清时期的河道泊岸及东不压桥遗址是北京中心城区唯一的古河道遗址，是研究北京历史水系规模、流向变迁的实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2008年至2011年，东城区对玉河北区实施河道风貌恢复整治工程，重现北运河水系“水穿街巷、绿树成荫”的历史风貌。

玉河庵经过整体修缮后成为国内首家杂志图书馆——春风书院，设计中凸显了运河历史文化遗产，通过起伏的地形把原本局促的四合院室内外与河堤平台打造为适合阅读的空间。

万宁桥

万宁桥，始建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位于北京中轴线北部，是研究北京漕运和城市发展的重要标志。因桥在地安门之北，地安门为皇城的后门，因此又称为后门桥、地安桥。

万宁桥为单孔汉白玉拱桥，长10余米，宽近10米，桥面用块石铺砌，中间微拱。桥的两侧为汉白玉护栏，雕有莲花宝瓶等图案。石桥下刻有“北京”二字当水情标尺，一旦河水淹没了字，就表明水势上涨，可能发大水，提醒人们采取防洪措施。

万宁桥属于桥闸，具备双重功能，既可作桥通行，又可当闸以制水，是元代大运河漕运的终点。

禄米仓

在古代，朝廷官员的俸禄很多是以米的形式发放的，称之为“禄米”。禄米仓为明、清两代储存京官俸米的粮仓。仓内原有明代历任仓场监督题名碑，名臣海瑞名列其中。该仓始建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清初有30廩，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增至57廩，光绪末年减为43廩，现存3廩。

禄米仓是特殊类型的古建筑，仓房坐北朝南，仓顶上升气窗，下有通风孔，廩内冬暖夏凉，贮粮经久不坏，巧妙的布局、结构以及完善的管理制度，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高超建筑技艺。禄米仓是研究古代仓储制度和仓房建筑的宝贵实物资料。

绣漪桥

绣漪桥位于颐和园南如意门内，是



大运河北京段主要线路（部分为推测线路）。资料来源：王灿

北京访运河古今

本报记者 施芳

大运河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横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河南和安徽八省市，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南北经济的交流和发展，也带动了运河沿岸城市的兴起和文化的繁荣。

大运河北京段纵贯千年，流经昌平、海淀、西城、东城、朝阳、顺义和通州七区，沿线有世界文化遗产5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9处，是北京高等级文物最密集区域之一。

行走在大运河北京段，透过那一处处古迹，运河往事一一奔来眼底。

冰雪天龙池

李人庆



天很蓝，阳光也很好，但温度很低，原本暖暖的阳光就显得有点清冷。车进河南平顶山天龙池景区大门，沿一条不算宽的道路蜿蜒而上，依山势蜿蜒绕行了大约十几分钟，路的尽头是停车场，建在一处削平的山头。站在这里，极目远望，四周峰峦耸峙，沟谷回环，气势壮观，黄褐色的山上，蛰伏着明亮的阳光，清幽、冷峻、单调，透着几分苍凉。

天龙池紧邻“中原独秀”的尧山，与尧山山水相连，植被茂盛、奇峰林立，风景四时皆宜，各具特色：春天山花烂漫，鸟语花香；夏日清幽荫凉，流水潺潺；秋天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到了冬天，冰雪世界，银装素裹。独特的地理、地貌，成就了高山滑雪的魅力品牌，吸引了四方来客。雪是冬的精灵，冰是冬的魂魄。

占地数万平方米的滑雪场，群山拱卫，皑皑白雪在明亮的阳光下熠熠闪光。游客在洁净的冰雪之上纵横驰骋，来往穿梭，欢声笑语响彻整个山谷。这里真正会滑雪的人少，来体验感受的人多，或举家出动，或朋友相约，一个个急不可耐的样子。换上滑雪鞋，卡上滑板，撑上雪杖，没等工作人员讲完注意事项，就身子一屈，脚一蹬，“嗖”地走了。摔倒了，爬起来，哪怕是摔个四脚朝天，哪怕是连滚带爬，谁也不会笑话谁。刚刚起身站稳，冷不丁，一个身影迎面扑来，随着一声尖叫，又是一个人仰马翻，引来一串笑声，满满的快乐就在这瞬间尽情绽放，那一个个滑动的身影就像一团团滚动的火焰，给静寂的天龙池带来了激情和温度。得益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藏身

伏牛山腹地的天龙池景区保留了中原地区最具原生态的自然资源。绵延的群山之上，幽静的沟谷之中，剑劈石、天书阁、抚琴台、尧帝像、天龙飞瀑、木石奇缘、天龙仙池、金蟾望月等80余处景观藏身其中，移步换景，景随步移。置身天龙池，你可乘“空中飞船”，飞鸟样划过幽深的峡谷，直达山对岸；你可漫步结冰的水桥，观赏晶莹剔透、如玉琼枝的人造冰挂。也可静下心来，踩着石板小径，沿流水潺潺的十里“亲水画廊”溯谷而上，直攀高峰。小石阶蜿蜒而上，不时有旁逸斜出的枝丫横陈路面，最大限度保持了山体的原始风貌，自然而朴实，一如脚下的泥土。此时是在冬季，茂密的林木虽然褪光了叶片，但一棵棵躯干粗壮挺拔，从头顶那黑褐色密密匝匝、相互交叉相接的枝条中，可以想象出夏日的浓荫。不安分的光透过稠密的枝条洒落下来，空气中就充满了阳光的味道，泥土的味道，还有草木的馨香。

位于群山之上，位于海拔1600米山顶上的天龙池，该是景区的点睛之笔了，传说为刘姓始祖刘累攀龙之地。池水周围，峰峦耸峙，壁立千仞，群山嵯峨，平整洁净的湖面结着一层薄冰，透过晶莹透明的薄冰，能看到碧清的池水，倒映着蓝天、白云和突兀的峰峦，像是一幅水墨画卷。山和水在这里完美结合，山因水而美，水得山而秀，游人至此，无不心旷神怡，疲惫顿消。不经意间，就想起孟郊的《游终南山》：“山中人人自正，路险心亦平……”

起风了，一朵云悠然飘了过来，棉絮般，洁白、轻盈。那朵云在天龙池的上空轻轻扬扬，走走停停，一如我留恋的心情……

上图：天龙池出现大面积的雾凇景观，玉树琼枝宛如画。石光明摄（人民图片）

大明湖的冬天

刘晓川文/图

与朋友约好第二天去大明湖走走，没有料到当晚下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雪。游览大明湖不知多少次了，还是头一次见到雪后的大明湖。

刚从北门走进大明湖，就被眼前的美景惊艳：远眺佛山一片雾蒙蒙，湖畔的草地上是一层薄薄的白，中间的湖面上水汽氤氲，对岸的树木与高楼变得虚虚实实、亦真亦幻。虽然没有春的蓬勃，没有夏的热烈，没有秋的多彩，但大明湖的冬景毫不逊色。如镜的水，枯柳残荷，加上几座朱梁画栋的楼阁，自成格调。漫步湖畔，眼前的风景宛若一幅淡淡的水墨画——远处起伏的山构成了柔和的线条，湖面的薄雾则是大自然的留白。

站在光秃秃的柳条下，隔着一片雾霭眺望远方的苍茫景象，难免

有一种莫名的寂寥感，心里空荡荡的。一只不知名的小鸟孤独地站在卷曲残破的荷叶上，左右张望，时而低鸣，它大概是在寻找那昔日的“四面荷花三面柳”吧。当人们目光落在那些横七竖八残留在湖中的荷花茎上，往往会强烈地感受到季节更替、岁月变化、生命轮回的自然规律和命运的变化无常，接着恐怕难免会“情随事迁，感慨系之”。

感慨之后，仍要前行，因为前面还有意想不到的风景。同行的朋友说，缺少文化底蕴的景观即使能给人心灵的震撼，也是短暂的，真正能触动心灵的，还是文化。的确如此，大明湖恰是一例。这里自古以来吸引了无数文人骚客：晏公庙纪念着“齐天贤相”晏子，南丰祠诉说着曾巩任齐州知州时为济南百姓做的好事，稼轩祠吟咏着辛弃疾报效国家、收复失地的豪迈情怀与人格魅力，铁公祠讲述着明代兵部尚书铁铉忠于职守、誓死卫城的故事，秋柳园见证了王渔洋在大明湖畔写下轰动大江南北

的《秋柳四章》。而此时，这些留下无数历史记忆的建筑，已完美融入北国的雪景中，在惟余莽莽的天地间默默不语。是雪增添了大明湖的厚重感，让穿行在屋宇之间的人们觉自己的渺小。我们不仅要面对自然心生敬畏，更要仰望我们璀璨的文化。

冬日的大明湖虽不见碧波荡漾，但显得分外明净。它就像一位哲人，无需繁言碎语，就能让人感悟到世界的本真。

临近晌午，太阳出来了。尽管温度没有上升多少，但柔和的阳光给大明湖的冬景增添了几分明媚。细看融过雪的草坪，枯黄中增添了几分清新，形态各异石桥泛起了亮光，岛上的白墙灰瓦也增添了几分明丽。湖面的薄雾一溜烟消散干净了，亦真亦幻的城市景观也无法再遮遮掩掩，与天光云影交融在一起。东方的翘然楼现出了清晰的轮廓，我的心境也清朗了许多。

下图：雪后大明湖一景。



踏雪青龙山

赵智远

雪花，是冬天剧场里的舞美师，它用无比硕大的白色幕布，把山川大地遮盖。庄浪河西，那些平日里青色、赭褐、土黄的群山，一律银装素裹，仿佛变成了身着银色盔甲、勇往直前的铁骑。只有那褶皱和阴影的部分，闪着幽幽的蓝，它们是舞动的蓝旗，还是飘逸的马鬃？耐人寻思。

还没有封冻的庄浪河，把这银白世界剪裁成了两部分，河西的连霍高速公路和河东312国道上，积雪早被过往车辆扇起的阵阵疾风，吹得干干净净。柏油路面在白雪的映衬下，像两条逶迤的乌龙，蜿蜒着纵贯南北；河东，依山并行的长城，在皑皑白雪中，高高低低、时断时续、时隐时现，好像在默默诉说着历史的沧桑。南来北往的客货列车，风驰电掣般行驶在兰新铁道上，铁路上空的雪也不见了，两条钢轨，散发闪闪寒光。北望，中堡塘土湾，高40余米，长约3公里的“引大入秦”引水大渡槽，像一道横空出世的彩虹，自西向东，横亘于庄浪河川上。

冬日里，燕子等候鸟都飞到南方过冬去了，喜鹊、麻雀是这里常见的留鸟。青龙山间舒朗了，一群麻雀蹲在一丛红柳枝头，它们缩着脖子，显得胖乎乎的。有两只不时转头，用尖尖的嘴巴啄一下树枝，像在觅食，又像随意地玩耍。虽然我离它们很近，它们却好像一点也不怕。突然，其中一只“扑啦啦”地飞起来，其它的也跟着快速飞到另一棵树上。接着，它们就交头接耳、“叽叽喳喳”地叫唤起来。也许，它们是在谴责“惊乍”的制造者；也许，它们在讨论雪后到哪里去觅食的问题。看来，这些机灵的小家伙，不论在什么时候，都不会寂寞。

如果说，春日的青龙山像一个憨憨稚嫩的小女孩，冬天，它就成了一代沉稳睿智的长者。我每次登上青龙山，总是觉得它不够，游不完。宋代诗人辛弃疾有诗云：“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不知我对青龙山的这一片钟情，它可知乎？

“生命亦美”，站在青龙山巅，雪后的洁白、优雅、恬静、纯洁，给我一种抚慰。一切都在过滤，一切都在升华，我的心灵也从中得到了净化。



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行天下”